



观察

# 串联起一幅跨越数十万年的人类生活长卷 “三山一洞”回荡文化先声

本报记者 郭平

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

营口大石桥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惠忠元推开那扇门时，一段被黄土封存了26万年的文化记忆，豁然苏醒。

在纵横交错的手脚架尽头，高达15米、近5层楼高的考古解剖面如巨幕垂落。两道红线标记着26万年前的刻度，那里睡着“金牛山人”，也睡着东亚古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独特章节。“这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家园史诗。”惠忠元站在探方前说。

自中更新世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从未断绝，从金牛山到小孤山、从庙后山到鸽子洞，层层堆积的文化遗存串联起一幅跨越数十万年的人类生活长卷。

## 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提出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著名论断。这一判断的根基，不仅在于震惊世界的红山文化，更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的深远脉络。

金牛山遗址的发现，为此提供了关键证据。

1984年10月2日9时50分，北京大学教授吕遵涛在清理一块化石时，辨认出了清晰的人类头骨骨缝。“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在后来的记述中写道。工地瞬间沸腾，安全帽抛向天空——具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重见天日。测年数据显示，这些古人类生活在距今约26万年前。尤为重要的是，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显示出比同期北京猿人更为进步的形态。“这说明在人类体质进化上存在着不平衡。”苏秉琦特别指出，“金牛山人是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这一发现，改写了东亚古人类的演化图谱。辽宁，这片位于东北亚枢纽的土地，可能曾是古人类进化与扩散的关键区域。

苏秉琦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

当惠忠元轻轻合上收录这些记述的《金牛山考古研究》时，库房里只听见冬日的风声。当年抛起的安全帽、激动的呼喊都已远去，但那一瞬间揭开历史，却永久改变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

## 宜居密码

“寻找古人类，首先要理解他们如何选择家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这样说。

### 词条

#### 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大石桥市，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经测定年代为距今26万年左右，属中更新世时期。金牛山遗址发现了人类化石、用火遗迹、少量石制品以及丰富的动物化石。金牛山遗址对研究远古人类的发展、演化和古人类分布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并对中国猿人文化与东亚、北美、北美的远古文化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



在交错的手脚架尽头，考古解剖面如巨幕垂落。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近年来，陈全家带领的团队在辽宁及东北地区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这片土地的“宜居史”提供了扎实证据。

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题，在2012年被解开：为何沈阳迟迟未见旧石器遗址？

陈全家团队在沈阳农业大学后山经过3年系统工作，最终揭示了5个连续的古文化层，将沈阳的人类活动史推进至11万年前，并出土了620余件石器。“古人类的选址逻辑与现代人一脉相承：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陈全家解释道。但这需要一种科学的时空转换眼光去发现。如今看来高悬于山腰的河流高阶台地，在当年正是近水、开阔、资源丰富的理想家园。

以50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为例，那时气候温润，森林茂密，水鹿、梅花鹿徜徉其间。古人类追随猎物至此，选择定居。这不仅是生存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认知的体现。他们留下的石器和灰烬，传递着关于“如何居住”的智慧。这种选址文化，从数十万年前延

续到数万年前，成为深植于辽宁大地的古老生存密码。

## 生存策略

当人类在辽宁生活了数十万年后，他们的智慧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

喀左鸽子洞遗址，讲述着距今5万年至7万年前的故事。这时的人类，已是熟练的“环境管理者”。在喀左博物馆展厅，陈列着一件基本完整的羚羊头骨。它是鸽子洞人被称为“羚羊猎人”的证明——遗址中发现了上百只普氏羚羊遗骸，骨骼多有人工砍砸和火烧痕迹。“这是有组织的集体狩猎。”研究人员指出。鸽子洞人已掌握利用地形围猎的技巧：将兽群驱赶至悬崖或沼泽，一举获取大量肉食资源。更巧妙的是对洞穴的利用——洞中发现的密集鬣狗化石，很可能是古人类

设置的“天然陷阱”，既获取资源又保障安全。

这种与自然互动、改造生存空间的智慧，标志着人类已跨越被动适应自然的阶段。鸽子洞人不仅在这里生存，更在这里构建了一套可持续的生存策略。

## 未间断的史诗

站在金牛山前，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为什么是辽宁？

地理提供了部分答案：山海之间的多样生态，冰期时的生物避难所，连接东北亚的文化走廊。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这里的古人类展现出的文化韧性——他们不是环境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积极的适应者与 innovator。

从金牛山人的体质进步，到庙后山人的持续定居；从鸽子洞人的狩猎智慧，到沈阳农大后山跨越数十万年的文化层，辽宁旧石器时代所展现的，是一部文化不断磨合、积累与传承的史诗。这种文化能力，让人类在气候剧变中屹立不倒，在资源波动中生生不息。当冰期来临，他们调整生计策略；当暖期回归，他们拓展生存空间。每一次挑战，都催生新



金牛山A点洞穴地层剖面图

制图 董昌秋

的文化回应。

辽宁，用数十万年的连续文化堆积证明，这里不仅是古人类的家园，更是文化生长、智慧积淀的沃土。这片土地见证了人类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完整历程，保存了东亚古人类进化、扩散的关键证据，也孕育了后红山文化等灿烂文明的深层基因。

当我们在遗址前凝望那些古老的居住面时，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生活痕迹，更是人类生生不息、创造不止的生命力。

延展

## 等你来参加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



近日，辽宁日报重大主题策划编辑部联合沈阳博物馆、沈阳市岐山一校教育集团成功启动“溯源中华文明”主题研学项目。项目以博物馆为实践基地，通过角色扮演、场景还原、互动问答等生动形式，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厚重的历史可感可亲。活动在沉浸体验中激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与家乡文化的热爱与自信。

现诚邀更多博物馆、中小学校及相关社会机构加入我们，共同打造可持续、可推广的研学实践共同体。

让我们携手，助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在行走中读懂家乡、在体验里传承根脉。

电话/微信：18640078385

国宝AI了

## 他们“封火”有方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摄

26万年前的一个夜晚，辽东半岛的一座孤山深处，火正在被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驯服。

这不是普通的篝火，而是一个被精心控制的“火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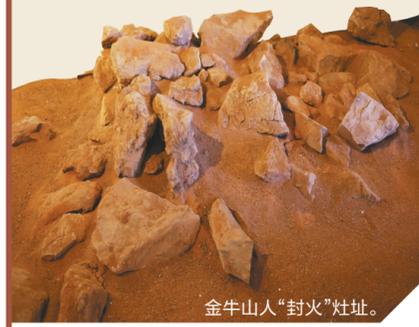
石块垒成圆形，火星在石缝间微弱呼吸。

当古人类外出狩猎，会把石块轻轻盖上，像为火种盖上一床石被。

而当他们归来，拨开石块，火，依然在等待。



扫码观看视频



金牛山人“封火”灶址。

面对面

## “三山一洞”仅是开端

本报记者：辽宁日报《文化长廊》全媒体策划选择从旧石器时代写起。您曾深入参与辽宁多处遗址的田野工作，如何评价辽宁旧石器文化在整体格局中的地位？

陈全家：以旧石器文化作为《文化长廊》的开篇，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也很有必要。辽宁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在东北地区乃至更广阔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三山一洞”以坚实的考古证据表明，最晚在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在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中，是闪亮而厚重的一笔。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对于辽宁地区旧石器文化本身的认识，还是对于中华文明在辽宁探源的程度，大量的调查与研究仍在持续深化，这也是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原因。

## 遗址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本报记者：现代科技手段给田野考古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新技术对辽宁的旧石器调查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全家：是的，相比前辈，我们现在的调查条件改善了很多，交通便捷，卫星定位等技术也提供了强大助力。但拥有了这些工具，



陈全家教授

并不等同于就能轻易找到遗址。比技术更关键的，是要对旧石器遗址本身的形成规律和分布特点有精准的把握。

本报记者：那么，基于您长期的实践，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

陈全家：我们通过在吉林东部地区30多年的田野工作，逐步总结出一些基本规律。古人类并不总是生活在洞穴里，洞穴可能更多是冬季御寒的临时住所。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河边的台地上活动，并且随着季节更替和动物资源的变化，过着一种迁徙流动的生活。每到一地方短期驻留，都会留下生活痕迹。

本报记者：这种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会如何影响遗址的分布与数量呢？

陈全家：这正是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种流动、非定居的生活方式，加上漫长的年代

和有利的埋藏条件，旧石器时代实际留下的遗址数量，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它们的分布特征也与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社会形成的集中、厚重的文化堆积不同，往往呈现出一种更分散，但在空间上又可能存在连续性的景观。这一点，在本溪地区近年开展的系统调查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 “缺环”等待填补

本报记者：“三山一洞”之后，辽宁旧石器考古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全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以往工作重点关注的洞穴类遗址本身数量有限。主观上，学术界的理论视野和工作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

# 辽西或是关键突破点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辽宁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研究，在著名的“三山一洞”（庙后山、金牛山、小孤山、鸽子洞）取得系列成果后，将向何处寻求新突破？近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辽宁地理位置优越，完全具备发现更早人类遗存的潜力。他透露，辽西地区已发现的红土层遗址，经光释光测年初步数据可达约30万年，目前数据正在进一步检验中，这可能成为下一个关键突破点。

实质性进展，您认为下一步应重点投向哪些方面？

陈全家：第一，是开展系统性的区域调查，主动填补空白。像辽北、辽南等尚未进行过系统考古调查的区域，潜力很大，必须主动走出去“摸清家底”，很可能会有新的遗址类型现身。第二，是着力构建连续、可靠的年代与文化序列。目前已知遗址的年代点之间跳跃大，中间存在很多缺环。必须依靠地层学与多种测年技术进行跨学科合作，像“连线”一样，逐步建立起清晰的人类活动编年史。第三，是加强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公共阐释。公众考古不能只停留在静态展示石器，更要通过实验考古、数字化复原等生动方式，揭示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与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您对辽宁取得新的考古突破有信心吗？

陈全家：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辽宁地处东北南部，史前时期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相对更为适宜，理论上是古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目前，辽西红土层遗址初步测年数据指向约30万年前，这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片土地上完全可能埋藏着时代更早、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方向非常值得重点投入，我也期待它能成为辽宁旧石器考古实现下一个突破的起点。

## 聚焦三个重点

本报记者：要推动辽宁旧石器研究取得